

11.107

金華文史資料
十字駒畧

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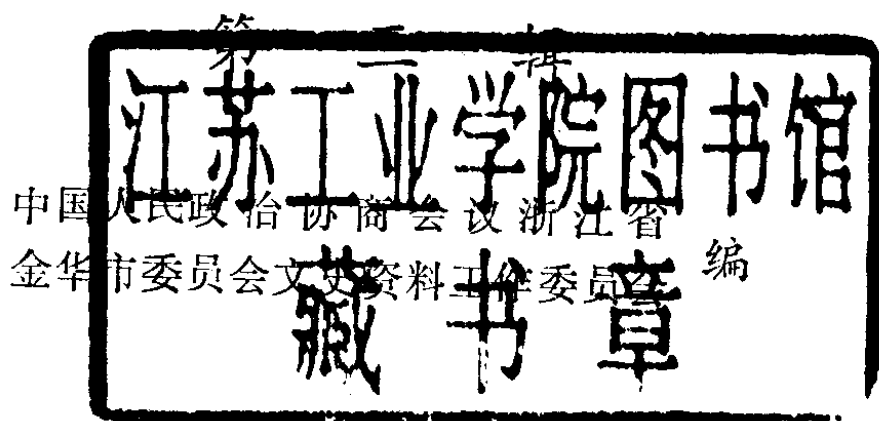
第三輯

浙江人民出版社



YH167/32

金华文史资料



浙江人民出版社

金 华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浙江省金华市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浦江县印刷厂印刷

金华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字数105,000 印数3,000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7-213-00166-3/K·33

统一书号: 11103·228

定价: 0.95元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金华市委委员会文史资料

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任	许惠民			
副主任	张昌贤	陈冬辉	王煊城	
委 员	谢林平	沈明光	周家连	
	李仲先	顾礼铨		

目 录

冯雪峰在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	黄绍衡 (1)
吴晗在昆明·····	王煊城 (4)
何炳松传·····	金兆梓 撰 陈冬辉笺注 (11)
治学毕生 高风亮节	
——暨大上海校友追思故校长何炳松先生集会侧记	
·····	金尧如 (26)
何炳松与金兆梓	
——金华历史学者·····	赵镜元 (29)
施存统的一生·····	赵镜元 (37)
“五四”时期的施存统·····	楼子芳 (50)
朱献文先生传略·····	朱庶及 (63)
我的政治生涯	
——《方豪自传》节选·····	谢林平整理 (66)
对兰溪土地整理工作的回忆·····	陈开泗 (72)
黄宾虹胞妹黄乃耐的一生·····	严金明 (87)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建立始末·····	孙南山 (98)
浙赣之战与金兰战役·····	胡汝明 (101)
愿将鲜血沙场流	
——台儿庄大战中阵亡的营长曹云剑	
·····	应宝容整理 (111)
怀念陈怀民烈士·····	倪永潮 (118)
给美惠子的信·····	陈 难 (121)

金华酱油厂和创办人徐忠岐·····	章孟春(123)
同行之争与官商之争·····	王甲法(128)
120年老店九德堂·····	吴兆春(138)
金华畬族历史简述·····	吴 瑛(142)
✓ 金华天主教史鳞爪·····	郭慕天(148)

冯雪峰在金华浙江省立第七师范

黄绍衡

冯雪峰原名福春。当他投考在金华的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时，旧金华府属8个县的学生参加该校考试者1000余人，而仅收录正取生和备取生各80名。福春得上了正取榜。我本比他早一年考上该校，因事假休学一年后返校，遂与他有同学之谊。

福春的自修室和我的自修室仅隔一壁，我们朝夕相聚，互相帮助。他的英语、数学比我好，我不时求教于他；我对国文（现在称语文）较有兴趣，他也不时和我切磋。因此，两人就成为要好学友。我们于课余也常谈心，他曾对我说：学好英语，将来争取留学外国，做一个科学家，为国家富强出力。

在“五·四”运动浪潮中，金华学生奋起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那时，金华的中等学校仅有七师、七中，此外还有一个教会办的作新中学。由七师学生发起，联合七中和作新中学学生组织了金华学生联合会，发通电、印传单，上街宣传。一边联络商界，检查日货，聚而焚烧。我是其中活动分子之一。时冯福春埋头功课，特别是英语课本朝夕捧诵不释手。对于“五·四”运动，初时他不闻不问。

七师学生因受新思想影响，在校外活动的同时，在校内组织学生自治会，出版《半月刊》。该刊主要内容：一是

介绍新思想、新文化和苏联情况；二是主张教学改革。我负责该刊编辑。因组稿困难，我常向福春约稿，他平时很不满学校教师那套旧式教学，欣然参与写稿。从此，他一跃而成为积极分子。

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震动了封建军阀、官僚和地主，当时浙江督军杨善德横加压制，引起一师学生闹学潮。冯福春、张新锦（比福春高二届）和我，提议由七师学生自治会打电报支援一师学生。

时七师校长胡侯锡、学监顾华钟，思想守旧，所聘教师中，任国文、修身、历史、经学的多系前清的秀才、举人；而任英语、数学、理化、地理等课的，也多缺乏新学识，全校教师，为受“五·四”洗礼过的学生所不满。同学要求校方改进教学和考试制度。而对读经（当时教《左传》）同学尤为反对，要求取消该课。弄得学校当局一时不知所措。取消读经，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功课；照旧上课，而学生抗拒不到课堂。教师邵咏棠自动提出辞职。张新锦、冯福春和我是反对读经的先锋，因此，校长和学监，对我们三人进行个别谈话，要我们仍去上经学课。但我们坚持不上。直到学期终了，这门功课无形中停顿。校长和学监因而对我们三人怀恨在心。

同学对落后保守教师，希望他们只要努力赶上时代，改进教学，就不愿对他们多事。教师们为形势之所逼迫，各放下往日封建架子，表示愿与同学共求进步。惟体育教师张宝琛，不但不虚心接受同学的意见，反以学生为“造反”。这就引起了同学的愤怒，由张新锦、冯福春和我等五、六人带头，将张宝琛的铺盖卷起丢出校门，表示驱逐。这一来，使

得全校教师惶恐不安。校长和学监本来怀恨我们三人，至此恨越加深，立即召集全校教师开紧急会议，决定开除为首的学生。但是由于张新锦、冯福春和我三人，在校影响较大，当时学校当局主张不公开挂牌立即让我们出校，准备在寒假期间，用信把我们“斥退”。但有几个爱护我们的教师如刘锡奎和吴如海，为我们打圆，改“斥退”为“留校察看”。可是这一秘密消息一泄漏到我们的耳中，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预备自动离校。

福春经受了这次风浪后，他的思想有所转变，认为要中国富强，科学固然重要，而革命更是重要。因此，他想进一个先进的学校，从新努力学习。他看看当时国内的中等学校，只有杭州第一师范是合于自己要求的闹新思潮的学府。他便将旧名福春改为雪峰，进入一师。自此，他倾向革命，爱上文学，做了“湖畔”诗人，与在七师时的趣向不同了。他约我和他一起进一师，但我因事迟几天才到杭，一师招收插班生已结束，我只得改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了。张新锦因失了联系，不知转向何校（后来才知他加入共产党，在杭州市搞地下工作时被捕牺牲）。我们三个七师的“捣乱分子”，从此分离了。

吴晗在昆明

(1937—1946)

王煊城

1934年，吴晗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留校当助教。他在学生时代就才华出众，他写的《胡应麟年谱》、《（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论著，蜚声史坛，被一些著名学者拍手叫好，视他为史学界升起的一颗明星。但是清华的老规矩是三年助教、三年教员、六年讲师，……没有喝过洋水，当教授比中状元还要难。这过于缓慢而呆板的进程，对吴晗这个“精研博综一身兼”的青年学者来说，实在是太不适合了。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9月，原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新任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吴晗为云大文史系历史教授。10月，吴晗到昆明云大，时年29岁。

初到的半年，昆明物价低，单身教授，生活好过。此地气候宜人，风景秀丽；碧翠西山，八百里滇海，龙潭金殿，山茶艳遍的圆通公园，都留有这年青学者的足迹。居处则门对翠湖（被称为昆明城中的“珍珠”），四周恬静，抗日的烽烟未及身边，政治也暂时未来敲门。这段时间，吴晗在云大勤奋地教学，开《明史》课程，深受学生欢迎，生活过得轻松，也颇舒适。

但，好景不长。1938年的春天就不好过了。首先，吴晗

的母亲、弟弟春曦、妹妹浦月和浦星，还有侄子等一行六人从义乌老家来到昆明。人口多了，原来云大给的房子不够住，另租白果巷4号的房子居住，还要供应弟妹在大学、高中读书的费用，负担一下子增加了许多；同时，因战事影响，华北、沿海的人大量迁居内地，昆明人口猛增，物价也贵起来了。吴晗的经济情况开始拮据起来。

1939年春，吴晗夫人袁震也来到昆明。她是湖北人，是吴晗在清华时的同学，也是历史学家，思想先进，又颇有文才。她的姐姐袁溥之是党员，她自己大革命时期也参加过党，吴晗后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的使我受了一些党的教育”（吴晗《自传》）。在学生时代，袁震写过《武则天》、《宗泽与孟珙》、《文天祥》、《中国地名考》等文章。她与吴晗志同道合，常在一起研讨学问，产生了感情，不久，她得了脊椎结核病，长期卧床。老实说，吴晗家里（包括母亲）是反对他们结合的，但吴晗坚持把袁震接到昆明，他说：“两个人要好，不仅应当在顺利时好，更重要的是在患难的情况下要好。”婚后，在昆明期间，袁震仍卧床不起，又不曾有儿女，吴晗对她照顾备至，感情真挚，始终不渝，联大师生常传为美谈。

此后，吴晗的生活更困难了。“可卖的书已经卖尽，生活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老母亲的扶侍，病妻的护理，以及日常生活的运水担柴、买菜烹饪、洗涤洒扫……都由辰伯师一人独任之。”（李埏《心丧忆辰伯师》）但是，困苦中的吴晗依然谈笑自若，潜心《明史》研究，撰写《记明实录》，并协助张荫麟完成《中国史纲》第一辑的定稿工作。

1940年夏初，吴晗受聘到西南联大任教《中国通史》

（先在叙永分校，次年起都在昆明本校）。这是吴晗一生转变的关键一年。西南联大于1939年成立于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组成，不少师生受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目睹平津沦陷、华北危亡，爱国情绪浓烈；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学校里成立各种社团，举办讲座、座谈会、刊物，爱国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与此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的特务亦伸入学校，组织反动势力，对抗进步活动。进步与反动阵线分明，迫使每个师生作出抉择，正如吴晗后来所说，是“政治来过问我了”，终于逐步地使他鲜明地站在爱国进步学生一边。

政治思想的进步，带来了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的转变。1940年以后吴晗在课堂教学和学术论著中重视了联系实际，联系政治，抨击时弊，推崇进步，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我是1941年9月进入西南联大学习的，吴晗教我们的《中国通史》课。抗战时，条件差，上课地点在一个食堂里，听课的学生有二、三百人。我第一次去听课，只见吴先生已经笑盈盈地站在黑板前了，他身材不高，却很结实，戴眼镜，镜片后面眯着眼睛微笑。那时他才三十出头，精力充沛，总是站着连讲三个小时，声音宏亮，语言简洁，逻辑性强，时有警句，见解精辟，结构严密，笔记下来，一次课就是一篇好文章。他讲通史，很有创新，不是流水帐式，而是分成十二个大问题，如《赋役》、《兵制》等，重在探溯源流，论及发展，明其得失，引为借鉴。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是非爱憎分明，评价实事求是，对历史上的改革者如王安石、农民领袖如李自成等评价甚高，又很深刻。对反动事物，则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善于联系现实，矛头直指

反动派、汉奸、卖国贼。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急，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竟用飞机把几条洋狗抢救回重庆，反弃许多在港的著名爱国人士于不顾，联大学生闻讯后十分愤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倒孔运动”，吴晗立即响应，在课堂上讲：“南宋亡国前有蟋蟀宰相（指贾似道），今天有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大力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他的课不仅给学生以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指导探索历史规律，使学生明确前进方向，他又讲得生动，深入浅出，给人印象深刻，至于终生难忘。

吴晗是十分勤奋的学者，是民族的危亡和反动派的倒行逆施，迫使他走出书房投身民主革命。1943年6月，党派周新民、李文宜到昆做民盟工作，和吴晗谈话，经周新民、潘光旦的介绍，吴晗欣然加入民盟，不久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并担任《民主周刊》的编委，和闻一多等一起领导民盟昆明支部的工作。从此，在党的领导下，他经常和闻一多先生并肩战斗。进步学生活动的场所，常看到他们一齐出现。他们大声发表热情洋溢的讲演，呼喊抗日，要求民主，指斥反动逆流，大义凛然，无所畏惧。同学们把闻、吴二先生，一个比作雄狮，一个比作猛虎。许多青年人受到激励，眼睛擦亮了，胆子壮起来了，从而有的转向进步，有的走上革命道路。国民党反动派则恨之入骨，把闻、吴二先生列入黑名单，想置于死地。他们造谣说闻、吴是苏联特务，恶毒地把他俩取名为“闻一多夫”和“吴晗诺夫”，处境十分恶劣。同学们担心他们的安全，他们对个人安危，却一笑置之。有一次，我对吴先生说：“要多加小心啊。”他仍是那么笑盈盈地说：“他们是‘穷极无聊’，你知道‘黔驴技穷’的故

事吗？”

1944年，吴晗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布）党史》等著作，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进一步了解党、靠拢党，更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他还在阅读苏联的历史文学作品。记得有一次他向我介绍读一读《对马海峡》（描写日俄海战的历史小说）。很明显，这时他在研究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用在他的著作上。6月，他写的《从僧钵到皇权》（又名《明太祖》，是后来《朱元璋》的初稿）在重庆出版，他借古讽今，骂了当时的“最高当局”。秋天，在昆明《正义报》上发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明朝亡国的教训），12月，在有六千人参加的护国纪念晚会上发表讲演，都抨击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纲纪废弛、贪污成风、通货膨胀、奴化教育等弊政。他在这一年还写了许多杂文，“大体上是骂国民党的”（吴晗自序），后来把这些文章收集进《投枪集》里，总之，这时吴晗的著作已经摆脱纯考据的束缚，重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开始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科学了。

抗战后期，吴晗的生活更陷入困境。他过着十分俭朴的生活，穿的经常是蓝衫一袭，破皮鞋一双，吸着向昆明地摊上买的手工土制香烟，还不得不陆续卖去他最心爱的一些书籍。但是，不管自己如何困难，他总是先想到别人，特别是爱护、帮助青年学生。1942年下半年，我家乡沦陷，家庭接济断绝，吴先生就主动提出每月向他拿10元钱，算是借的，一直拿到我1945年7月毕业为止，以后也没有还清，他从未计较。毕业以后，我和他妹妹浦月做财会工作，以及我进云大当助教，都是他介绍的。我和他别无渊源，只是他的同

乡、学生，如此关怀，足见他的高风亮节。又有一件事，那是在1944年，我见他手拿一捆线装书，往青云街（旧书店集中的街）走，我知道他又要上旧书店“割爱”了，就说：

“太可惜了。”他说：“国民党军队湘桂线大溃退，千家驹先生围困在广西，经济十分困难，大家在凑钱接济他。书嘛，以后好再买的。”我又看见他眼镜里眯着眼睛，仍是那么笑盈盈的。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千先生和他是金华中学的同学，又是民主革命的战友，不了解这战友情谊，只为他这种“先人后己”的美德，使我十分感动。

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以胜利而结束，但是广大人民和一小撮反动分子之间的斗争依然十分尖锐。“一二·一”惨案发生，四烈士被杀，吴晗怒发冲冠地站在学生运动斗争的最前列，组织、发动“联大教授会”抗议昆明国民党当局屠杀学生的暴行，写了《“一二·一”惨案与纪闻》一文，指斥：“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次年3月17日，昆明各界三万多人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送殡游行，吴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在墓前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为民主的圣地”，“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闻一多在墓前演说中激昂地指出：

“我们活着的人道路还远，工作还很多，一定要继承四烈士的遗志，誓向反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为民主、自由、富强、康乐的中国而奋斗！”血的教训使他们二位更坚决地献身于民主革命，一切行动都证明他们已经成为有崇高威望的、坚强的民主斗士，而躲在阴暗角落里的魔爪则正向他们伸来，在特务的黑名单上，闻一多、吴晗被列为第一、二

名。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决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分别迁回平、津。此时，袁震患子宫瘤出血不止，急需往上海治疗，在朋友的劝说下，吴晗于1946年5月7日离开昆明先往重庆再转上海。他的亲密战友闻一多往机场送别，嘱咐吴晗照料一下闻先生在清华园居处的花木，想不到这竟成为永诀，闻先生不久就在昆明被特务杀害了。

自1937年10月至1946年5月，吴晗在昆明生活、工作、战斗了八年多，从考据为主的学者转变为一个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学家，从不问政治的教授成长为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几年后，有人问到：“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你转变的呢？”吴晗回答说：“不是我自己，是时代，是历史，还有……。”当然，还有党的教育和培养，还有吴晗自己的努力。解放后，他终于成为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何炳松传

金兆梓^①撰 陈冬辉笺注

何炳松君(公元1890~1946年——注者加),字柏丞,世居浙属金华县北乡之后溪河^②。其先世南宋何文定公基实开北山学派之宗,即世称北山先生者者也^③。自其祖志远始创业于邑城,祖母王于太平军入金时殉节于永康。父寿铨,入学后,不乐仕进,笃守朱学^④,为一时老师,取随遇而安之意,颜其所居曰安遇堂,盖能遥绳北山先生之宗风者^⑤。母宗为南宋名臣义乌宗忠简公之遗裔^⑥,生二子:长炳文,邑诸生^⑦,君其仲也。君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九月五日,即公元1890年10月18日。生而聪颖异常儿,以习于庭训尤笃于学^⑧,年十四,即以高第补博士弟子员^⑨,时为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是年秋,金华府知府长白海福^⑩改旧丽正书院为金华府中学堂^⑪,君即以是年入学肄业。年十七,以优异由校保送入浙江高等学堂预备科。年二十,升入正科。年二十三,毕业。以在校无试不冠军,浙省府乃以公费资送君赴美国留学,时民国元年冬也。君抵美后,先入西美之加利福尼亚大学补习。次年夏,考入中美之威斯康辛大学,习史学及政治学。民国三年秋,威斯康辛大学约君兼助教,使负责收集有关远东及中日关系之资料。明年夏卒所业,得荣誉奖及学士学位。秋,转入普林斯敦大学研究院,专攻现代史及国际政治,期年即得硕士学位而归,时民国五年,即公元